



1997
18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蜀 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
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
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

和十六年二月六日寄
中島謙吉氏贈



三國志

蜀書

六

三十三

三國志 蜀書六
施不避艱險

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胤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

魏書云以羽領徐州

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

斬顏良

封漢壽亭侯

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

傳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自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

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遂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其所以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寔曹公之休美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

非曹公一本作曹氏

魏之不殺以誠也吳之不免其亦有說乎

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流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轉正安知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寔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為雅言耳

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
 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
 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
 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所誰比？類亮
 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
 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
 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嘗書大悅以示
 賓客。羽嘗為流矢，腕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
 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
 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

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
 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
 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
 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
 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郊陸渾，羣盜或遷受，羽印號
 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
 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
 勸權躡其後，詐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
 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
 大怒。

三國志

蜀書六

日

三八七

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冀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巳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偽手書以謝羽詐以自往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艤艦之中使白衣提糴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論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

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

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

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

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

被害

關平

關羽

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 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

謚壯繆

追謚羽曰壯繆侯

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予平日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曰羽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

予與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

關興

氏下本有傳字

關統

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益德張飛

張飛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

當陽長坂之戰

蜀書六張飛

封新亭侯

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沂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荅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竹嚴顏

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飛所遇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

破張郃

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鏖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迫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闕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

封西鄉侯

燭

持

曰一本作是

或

西鄉侯被

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
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持顯命高墉
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
朕意焉諱不云乎匪疾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
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
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
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
刑殺既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
道也飛猶不後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
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

謚桓侯

張遵

馬騰
馬超

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
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
嗣官至待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
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
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
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
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
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
於平陽超將龐德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

龐德

三國志

蜀書六 馬超

封超都亭侯

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徧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

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彰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誅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行裏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

異

羌夷反未有不從姦吏民激成署

殆

弛疑張

急而結交原非得已不損知人之明

卓端和解超遂

馬後以功遷徧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土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紀綱始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

超斬郭援

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
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
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
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
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為偏將軍使
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
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

超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
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冀其多力陰
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駭之超乃不

致大敗一
本作軍以
大敗是

承其隙間
之

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致大敗

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
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
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
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

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
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
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
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
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

率戎伐曹

揚阜姜敘
梁寬趙衢

交遂依魯
皆非其志
入蜀

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
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
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
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

典略曰建武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
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
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
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
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
以爲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

得異人禦
危急

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
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且种上壽於
超超擗胷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
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非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
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轉
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

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
首
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
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

封超都亭侯

而成都潰

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

細心語

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乃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

似不必辨

云字難讀疑有誤

封超都亭侯 侯尋卒謚 威侯

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知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譏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始不可勝言也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殽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

三國志

蜀書六 馬超

三

聚

董

馬

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
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氏羗率服獯鬻慕義
以君信著非上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虜
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
罰以篤漢祚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
上疏曰臣聞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
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
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
女配安平王理

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

郎

黃忠

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圃以秋使魯魯自手殺
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
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荆州假行裨將
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
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
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
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摧鋒
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
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

歡字疑
斬夏侯淵

黃忠

喻

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内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賜爵關内侯李謚剛侯

趙雲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諱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

氏一作公

密遣合募

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氏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提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

趙雲常陽長阪之功

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其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

以嚴重能
整齊內政

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非去者先主
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
江南以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
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
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
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
緘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
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曰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
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

夏侯蘭

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
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
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
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
主還

定成都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策
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
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副軍將軍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
外園地桑曲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

翔

得大休

妹滅無所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
 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
 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
 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
 中地。運米井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所取。雲兵
 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
 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
 其大衆至。勢偏遂前突其陳。且毆且却。公軍敗。已
 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
 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

敗一本作散是

張著

裏 上

坐失大計

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
 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
 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
 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
 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曉。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
 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
 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不篡。
 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立流以誅凶逆。關
 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
 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

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封雲永昌亭侯鎮軍將軍

郤芝

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歛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弃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

光昭洞達可為濫賞之戒

追謚順平侯

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癸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七年卒追謚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益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為榮

謚法

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

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

趙廣

雲子統嗣官至庠貴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失實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庠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更刻阻戎。負勇以覆其族。備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疆擊壯。

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集注

明 長洲陳仁錫評閱

蜀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龐統

司馬徽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龐山民德公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并

德操稱為盛德

存此心也雖日淑否人無怨矣

荆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
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後郡命為功曹性姪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本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左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所以崇邁世教饒有志者自勵不亦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

陸勛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

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聞陸子為勝乎統曰

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且行三百里所致

豈一人之重哉邵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

卿孰愈統曰陶治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

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宏

其言而親之

謂全綜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

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

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

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觀

其重齒牙樹頰脰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脰音改

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續劭謂統曰使天下太

乎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

荆州統以從事守未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

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

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

援

帥並為軍

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耳當賴孤為我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

謀取益妙

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太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荆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

三國志

蜀書七 龐統

四

應當

也。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

斬懷沛

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遠巡，引退先主尋悔，講還統復故位。初，不願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為本，仗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宜

守常之言

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國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
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
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
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
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於此過
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 臣松之
以為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
道心既內坎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
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
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二云君臣俱失蓋分

誨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
為流宕也

通賜統爵
關內侯謚
靖侯
龐宏

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先主痛惜諫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
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
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報卒於
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
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
襄陽記曰林嫌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贊
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

義節一作節義

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林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真法正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各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肯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使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且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

人真於窗中矚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

孟達

張松

建安初天下飢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恃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

鄭度

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
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肯緣後因璋聞曹公
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
之諶魯復命正命正既宜肯陰獻策於先主曰以
明將軍之英有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
於內然後節益州之殷富馬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
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沂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
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
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
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

法正說璋

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
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
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其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
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
也璋果然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
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
賤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
必並歸咎蒞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損身於外不敢
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賤敬顧念宿遇
瞻望惶惶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

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指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所違信驥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詐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疆弱之勢以為左將軍懸遠之眾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

恐以兵眾

恐以道通

恐以後繼

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詐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詐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眾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眾數十倍加孫車騎遺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一吏民疲

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
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此也又魚復與關
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
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
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
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
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且夕偷
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
勢迫將各竄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
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

匪夷所思

之謫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
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思以為可圖變化
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無紀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
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
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
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
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咎燕王
之待郭隗先生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

振

先疑光

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
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
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
識則殆為累首安在其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
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仗義之士將何
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
其倫矣 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詐蒙寵
况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
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
靖方隗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間為難何其迂

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
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
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
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
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貶則荀爽陳紀之傳皆應
擯棄於世矣

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有謀主一
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
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
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非畏曹公之疆東

蜀書七 法正 卅

武侯數語
為妙用孫
盛何定以
知之

三國志 蜀書 十一
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
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
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
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
執乃侍立先主每入裏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
信正故言如此

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
政亂理之源安所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孽幸而藉
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平雖
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

干

言於是不失政刑矣

二十二年正詭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
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處非
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備故耳
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
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
獎王室中所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嚴守要
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
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
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

之

蜀書 十一 去正

三

斬淵

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難有此必為人所教也

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

法正卒
翼侯

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

確

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敬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任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魏臣統其苟或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

先主上蓋關書名

法正

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蜀 八

許麋孫簡伊泰傳第八

許靖

許劭

劉翊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賴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

周旋

冒寒等

漢陽周旋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
 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穎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
 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
 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
 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
 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
 誌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誌不欲違天下人
 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
 叱誌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伋合規靖
 懼誅奔伋

王朗

士燮

袁徽

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
 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
 伋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
 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
 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
 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
 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
 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
 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
 常先入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

怨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

徵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鴛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闕十年，吉凶禮廢，管在會稽，得所貽書，辭肯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旋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

哀沛
徐元賢

茹草飢疠，薦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太駕，巡省中獄，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龔蒼梧諸縣，夷越蠶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甚豈可具陳哉。

臣松之以為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所得所也。許靖，蜀客，會稽間閭之士。

孫策之來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

懼卒顛仆，永為亡虞，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

士威彥

張津

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誅，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魯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

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見吳志。

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勸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魯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

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
詳虎賁所出也

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
之重五疾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
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
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
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
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
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
由榮辱之機弃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

入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
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勳勳於金石
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
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
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荆
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儻瑰瑋有當世之
具足下當以爲指南

王商

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
著於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
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

宋忠

禽堅

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叙致殷勤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

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于官許靖代之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

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
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
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未沒欽子
游景耀中爲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
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
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
不載

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
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
比一日之別於歲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自哉自

者

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
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
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
有邇蹇之隔時斷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
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
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
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倦是時侍宿武皇帝於
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適足下於通夜拳拳飢
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
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

易爲下疑脫

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
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
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
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意前世邂逅以同為睽非
武皇帝之真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
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
所獻致名馬貂屬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
以達聲問久闊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
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可
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

受疑授

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
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
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
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
總集親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
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
慨不得攜予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
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
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魯汝南陳公初拜不依
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

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綴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譙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綠瞻瞻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轉勅朗策使重爲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

文氣激
可喜

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管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建楚而歸漢猶耀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彌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專受命之大魏容生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認真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管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揚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無及斯希不切然有

直疑勅

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
徧矣想予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
願中土為主擇居豈所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
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康竺

康竺字子仲東海胸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
鉅億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
婦人從竺求寄載行所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
使也當往燒東海康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
因私請之婦曰不啻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

莽唐

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
大發

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
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
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
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
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羸郡太守

助軍資

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
之宜可分五縣為羸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
軍康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羸郡太守

撫慰吏民

庶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荆
州適庶先與劉表相聞以庶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
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庶雍容
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
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
羽共事而私好搆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庶面縛請
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庶慙恚歿
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
庶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

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

後隨從周旋先主之昔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荆
州乾又與庶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
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
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
主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庶與
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定

簡雍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
主至荆州雍與庶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

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擲一榻頂枕臥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

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謬耿為簡遂隨音變之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巨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荆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遊折以籍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昭皆

蜀科

秦宓

秦宓字子勅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

三國志

蜀書八 秦宓

七

車

作安

內雋

震

山

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補曰：管百里
 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
 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
 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俊，而遺舊齒，眾論不齊，
 異同相持，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
 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趨，震
 驚鄰國，駭動四友，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
 雀不疾，雖遭凶亂，何憂何懼？管楚葉公，好龍神龍下
 之，姊爲徹天，何况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
 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管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貪

楊厚

何武貢二龔，雙名竹泉，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
 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
 也。前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
 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
 貪陳所見。

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
 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
 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
 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
 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

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
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
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
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士商

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
苦亦何時所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
尊相見宓答書曰管堯優許由非不也洗其兩耳
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願易曰確乎其不可拔
夫何衛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
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平隴畝之中誦顏

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
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
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
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肅知足下為嚴李立
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於天下由夷逸
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
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
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牽行參
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

為知文翁
不知和知
必

子權

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
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備
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土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
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
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祖
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
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定借戰國策定曰戰國從橫
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
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必報曰書
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

以

業本作善

輩

學所未達也

以受於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喪
儀泰之術殺人自生亡久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
憤作春秋大平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
預有所抑是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
視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弃朝事
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業所稱必謂之賢者淺
若此輩類焉豈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
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
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定曰足下

三國志

蜀書八 秦宓

左

欲自此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必答曰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管孔
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益極不可嘿嘿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
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
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
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
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出文
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

耻

猶正革子成之誤况賢於已者乎

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矣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夏侯纂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必為師友祭酒
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必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
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必第宴談必臥如故纂問朴曰
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
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
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
老作指歸楊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

三國志

蜀書八 秦宓

七

小章一本作小章

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必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章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為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勝蠻而興作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

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

行見流星貫鼻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地曾折而生禹於石紐

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剗兒坪見世帝紀

鯀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只今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只未詳必所由知為斜谷也

此等語皆鄙陋可姍史家不識天體其一

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遠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

也

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紀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三國志 蜀書 卷八 秦宓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

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益善人也

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三國志

